

目 录

忆《拂晓报》	朱修道 (1)
彭雪枫轶事三则	吴国琳等 (5)
大革命时期北方农民起义——天门会	梁心明 (12)
我同天门会首领韩裕明的接触	杜大中遗稿 (32)
附：对杜大中写的天门会史料的意见	梁心明 (52)
天门会始末纪略	侯武昭遗稿 (55)
一九三三年林县天门会消灭经过	慕中岳 (74)
天门会在辉县	崔祖泽 (80)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河南省参议会致蒋介石的通电	原载《新闻天地》 (87)
附：回忆河南省参议会逼蒋下野电	李觉非 (92)
 解放前的河南省图书馆和馆长井伟生	井其忠遗稿 (94)
河南文化名人井伟生	肖凤桂 (104)
忆董作宾二三事	阎东超 (114)
在新蔡今是中学的一年	李广涛 (119)
回忆新郑苑陵中学	张英夫 王定一 (124)
南阳《前锋报》概述	李静之 (130)
我与《前锋报》	李 蕤 (150)
我在开封经营古旧书业的回顾	王继文 (171)

中国机制铜元简史·····	张新三(181)
河南省铜币之沿革·····	张新三(185)

〔质疑·订正·补充〕

张钫任河南建设厅长的时间·····	周保全(193)
“姚某”应为“姚锦春”·····	刘佩甫(194)
汤恩伯不是金华人·····	柳 荫(194)
对《河南文史资料》第四辑的几点订正·····	沈元加(195)
对《刘积学》传略的补充·····	李静之(196)
对《河南文史资料》第一、七、八辑的订正与补充 ·····	陈华策(197)
黄樵松的学历与名字·····	张宗衡(203)

〔补白〕

开封三民医院·····	樊商云(11)
《心声》和《励学》·····	郭晓棠(79)
冯玉祥拯日人·····	故 我(86)
开封当铺·····	痴 人(103)

今年九月十一日是彭雪枫同志殉国四十周年，特发表以下四篇史料，以资纪念。

编者

忆《拂晓报》

朱修道

《拂晓报》是抗战时期新四军第四师（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的番号先后是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主办的报纸。它是四师全体指战员及各界抗日人民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全师、全边区各旅、团、县办的《永光报》、《奋斗报》、《夏声报》、《团结报》、《人民报》、《抗大生活报》等报刊的主导报。《拂晓报》是我的政治良师，我爱护它如同自己的生命。从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共保存《拂晓报》三十一张，装订成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把它埋藏地下，至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才从地下取出，与天日会见时，字迹清晰完整，我和全家视为珍品；至一九五八年由于我遭到政治上意外的不幸，这三十一份《拂晓报》被抄劫一空。然而《拂晓报》的精神却永远存于我的脑海，谁也不能劫去。

• 1 •

一九四零年春，我在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特务团（即警卫团）一连工作，主要任务是保卫彭雪枫司令员及《拂晓报》社的安全；一九四一年我调到《拂晓报》社工作。现将我亲闻、亲见、亲历的《拂晓报》社情况，记述如下：

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拂晓报》是蜡纸刻写油印，四开四版，为纪念《拂晓报》创刊（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确山竹沟创刊）四周年，专出对开四版特刊。每期报纸，文字精炼，情节动人，刻写字迹端正，印刷清晰。一九四零年《拂晓报》曾远渡重洋在美国纽约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在美的中外友好人士赞赏。

彭雪枫师长和四师党委非常重视、关心《拂晓报》，具体指示办报的方针。社论、评论等重要文章，由彭师长等亲笔拟稿或修改审定。从收音机收到的国内外新闻记录，每逢交给彭师长，他当夜详细审阅，把错的意思、错别字、错的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至次日晨送往《拂晓报》社刻印。拂晓社原编印《拂晓报》及《拂晓每日电讯》两报，至一九四一年冬又增办《拂晓报部队版》。彭师长对这三种报纸每期都全部审阅，从宣传方针，到文章结构、标题、版面排列、遣词造句、字体、印刷，凡有缺点，都一一指正。

师政委邓子恢、继任师长张爱萍、副师长韦国清、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肖望东、吴芝圃、赖毅、孔石泉、宣传部长陈其五等，对《拂晓报》也都很重视，给了许多指导和帮助。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间，全报社共十余人。一九四一年上半年，陈阵、庄芳、蓝芳、杜百根各负责《拂晓报》一个版的编辑及刻写，李朴人、魏延年负责《拂晓每日电讯》的编辑，记者

余智明、采访张洪、钱申夫、刘炳衡负责拂晓社三报的印刷。一九四一年秋，增加了刻写蜡纸的彭哲、彭湛、叶敬和、刘炳列和我，还增加了电报译员王先美。

一九四零年上半年，报社驻永城南涡北大王庄等村。一九四零年“六一”战斗后，随师部转战涡北及淮上的永城、宿县、涡阳、蒙城等县。一九四一年春，转战到淮北苏皖边，先后驻皖东北泗县管镇、苏北宝应县宝应湖西畔仁和集。是年秋初，转驻洪泽湖西畔泗县的半城镇。创办《拂晓报部队版》后，庄芳、蓝芳负责《拂晓报》编辑，陈阵、杜百根负责《拂晓报部队版》编辑。其他同志原分工未变动。报社十余名同志编稿、刻写到夜间十一点至十二点，有时超过午夜。当时陈阵、李朴人二同志年纪较大，身体瘦弱，但始终带头与同志们一样工作至深夜，从不多休息片刻。王先美是位女同志，当时不满二十岁，生疥疮，身体常发热，患浮肿，仍与同志们一样坚持工作不息。

当年在游击区办报，经常受到日、伪军袭扰，一旦转移，同志们背起钢板、蜡纸、铁笔、油印机就走，到宿营地找个房东的桌凳或木板，就伏下刻印。一九四一年初，转住洪泽湖西畔半城，《拂晓报》与师政治部住一通院，负责《拂晓报》及《部队版》编辑和刻印的陈阵、庄芳、蓝芳、杜百根、钱申夫、刘炳衡、彭哲、彭湛、刘炳列等九同志住三间西屋，负责《拂晓每日电讯》的李朴人、魏延年、叶敬和及我，记者余智明等，住室、编辑、刻写都在两间东屋，另外王先美也在此屋译报。床是各自拾的旧砖头垒成，上面铺点稻草。全社同志为能睡上这样高级床铺，深感高兴。《拂晓每日电讯》办公桌是一块破门板，用砖头垒筑成腿，座位是用砖头垒的小台墩，上面垫点草及自己的旧衣，同志们称这为“硬座沙发”。半城靠洪泽湖边，蚊子特别多，

从师长到战士都没有蚊帐，白天工作时，需要穿上长腿裤、长袖褂、布袜，严防蚊虫叮咬，夜间睡觉，气温再高，也得用布单把全身都盖严，只要露出一缝，就被蚊虫咬醒，痛痒难眠。有的同志寻个高地通风口去睡觉，以避蚊虫进攻。当地妇幼老人有的不能远走，就用碎草放在屋内，点烟火薰驱蚊虫，再把门窗洞堵严，严防蚊虫在烟消后再进入。在这样的环境下，全体同志友好团结，士气高昂，以俭朴为荣，革命必胜的信念坚如磐石。大家一心一意为抗日胜利，为建立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

一九八四年三月

（本文作者朱修道，一九二一年十月生。河南永城人。曾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特务团青年队队长、新四军四师拂晓社技术书记、苏皖边军区二分区雪枫总队二连政治指导员等职。解放后曾任中共永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总工会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彭雪枫轶事三则

彭雪枫与彭禹廷

吴国琳 苏芳林

彭禹廷是中国现代史上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倡办的宛西自治很有名。彭禹廷爱才惜才。他是彭雪枫的族叔，当他在冯玉祥部任职时，看到村中远门侄儿彭修道（雪枫的原名）聪慧多才，即支援其到北京求学。后来，雪枫与人谈起彭禹廷时，常感慨地说：“我参加革命与他的影响有关。”（《忆彭雪枫同志》续集148页）

一九二八年春，二十一岁的彭雪枫秘密回镇平探亲。当时彭禹廷任河南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长驻于镇平县城南二十五里的侯集街。雪枫一到家，即捎信给其五叔彭禹廷，定于翌日上午前去侯集拜谒。第二天早饭后，彭禹廷亲备鞍马，出侯集五里远，迎接雪枫于谭寨村边。然后同至侯集，雪枫受到禹廷的热情款待。晚上，叔侄剪烛长谈，从国际形势谈到地方上的匪患频仍。彭禹廷一再挽留雪枫：“娃子，这次你回来就不要走啦，跟我在地方上搞自治吧，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雪枫说：“五叔，你的地方自治，顶多能暂时使一个半个县的老百姓免受匪患之苦，可是要长远地使普天下老百姓当家做主，过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太平日子，恐怕是地方自治所不能解决的吧？”禹廷不

蔡愕然发问：“照你这样说，那么你们那个党从事的工作，就能解决这个大问题？”雪枫笑着点头：“能，能！将来一定能！”禹廷深有所感地说：“那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勉强你了。”雪枫此次在侯集共住了十天，禹廷热情相陪了十天。每天叔侄俩促膝畅谈，叙说天下大事和各自的看法。临别时，叔侄互相勉励：廉洁清正，竭尽心血，为国家和人民办好事，一辈子不干一件对不起人民的事。雪枫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功垂史册；彭禹廷直到死时，家中仍是八间草房和六亩半薄地，至今仍为宛西群众所称颂。

一九八四年五月

（本文是吴国琳、苏芳林根据彭禹廷和彭雪枫故乡河南镇平县七里庄群众座谈的情况整理的。吴国琳，在镇平县电影公司工作，系镇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苏芳林，在镇平县文化馆工作。）

彭雪枫和王金铎

杨洪儒

一九四三年冬，我五爹杨玉申介绍我同刘玉五（河南遂平县人）到豫东参加新四军。我俩经过周家口到达一农村，找到新四军四师师部。彭雪枫师长亲自接见了我们。当时我才十六岁，现仅能记得，彭雪枫是中等个子，腰里常挂一手枪，说话全系镇

平口音，无任何官架子。他特别问我父亲同章君瑜（安徽人，时任镇平县长）以及镇平团队要人来往关系如何。我回答：“没有来往。”他说：“你年龄小，便于化装为当地人，可以向外边的交通站送信。”这样，我便当上了彭师长的小交通。

彭师长对国民党部队的统战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后，我曾奉命从四师向国民党二十七师传送过几封信，地点是在项城和安徽界首一带，其中一次接待我的是二十七师的杨团附（很年轻，镇平人）。

这里交代一下：河南省平汉铁路以东地区沦陷给日本侵略者后，那里还驻着中国的两个师。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一个是国民党的暂编二十七师，师长是王金铎，与彭雪枫是镇平同乡。这两个师牵制着日军的主力。两位师长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对日寇作战却完全一致。因此，汤恩伯的几十万正规军才能高枕无忧地驻在豫西各县，李培基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才能安全流亡在鲁山。四师在豫东英勇奋战；二十七师与日兵拼刺刀多次，在当时国民党部队中是罕见的。二十七师官兵的抗日士气之高，与彭雪枫师长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大有关系。

二十七师官兵多系镇平县人。由漯河至安徽蚌埠一线对日作战，牺牲在战场者两千余人。抗战胜利后，王金铎被国民党整编为团长，不服，逃回镇平，一月左右便气死了。对于该师所有抗日烈属，国民党无任何抚恤。一九四八年春节我去开封刘汝明家（当时我系刘之子刘铁钧的兵），刘问我：“你们宛西人很厉害，你们县的王金铎在干啥？”我回答说：“日本投降后，王偷跑回家几天就死了。”刘说：“这个人有勇无谋，是个糊涂蛋，把几千官兵战死在日本屠刀下，最后落个劳而无功。”次日，我去姚法崇家（姚系镇平人，时任刘汝明的少将高参）将刘汝明对王金

铎的评价叙述后，姚说：“王金铎主要受彭雪枫影响吃了亏。”国民党高级将领对王金铎的议论，适足以证明彭雪枫统战工作的成绩。

我给彭师长当小交通，曾送过许多次信。我年纪小，一般都化装成乡下娃。有时携带着信混进敌占区，把信投入邮局，有时送给交通站的联络人。有一次，我为彭师长送两封亲笔信，途经漯河西董庄向一农民投了一封；向南阳国民党驻军师长黄樵松投了一封，并有回信交彭。后来据悉，黄樵松师在南阳与日本鬼子血战，弹尽而退，虽伤亡惨重，但撤退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一九八四年五月

（本文作者杨洪儒，河南镇平县杨沟村人。现在甘肃张掖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彭雪枫在扶沟

路庭训 高光第

彭雪枫是路庭训在育德中学和开封训政学院时期的同学。一九二六年春育德中学流亡绥远时，二人在共患难中结下了金兰之交。彭雪枫于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八年，曾先后两次到路的家乡扶沟县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三〇年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当时，彭雪枫、路庭训、牛连文、张维翰、赵子众等人正在开封训政学院政治专修班就读，该校学员皆为旧政界人员，惟雪枫、

庭训等十几人是青年学生，其中彭雪枫、牛连文为共产党员。这十几个青年团结在彭雪枫同志周围，经常在一起学习进步书刊，向其他学员宣传革命道理。这就引起了同学们和校方的注意，认为他们都是共产党。

当年秋，冯、阎反蒋失败，冯部败走潼关以西，白色恐怖笼罩着古城开封。为了暂避一时，雪枫与几位学友商定，一同离校转移到豫东农村。雪枫随庭训到了扶沟，寓城内城隍庙前街路庭训家中一小客房内。这个小客房曾是一九二六年扶沟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组织读书会的地方，也是扶沟第一个中共支部活动的地方。中共党员施于民、吕调阳、高光第以及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路庭训、赵庆、杜善性等几个青年，曾在这里学习《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通俗资本论》等传播马列主义的著作，和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进步刊物《语丝》等。

雪枫来扶沟之目的，一方面是避难，而更重要的则是想与扶沟党取得联系，以便在这个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群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一到扶沟，就利用路庭训的社会关系，打听扶沟党组织的信息。经过二十余天的查找，终获悉：扶沟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吕调阳被捕入狱，施于民、高光第等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和搜捕而离开扶沟，不知去向。雪枫与扶沟党取得联系的愿望难以实现，工作无法开展，遂离扶沟赴北平，从事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八年秋，雪枫带一个通讯员，由西华二次来到扶沟。扶沟县各界人民在西关召开了欢迎大会。时任扶沟县民运工作团长的高光第率领群众参加了大会。雪枫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大声问大家：“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呀？”

群众齐声回答：“打——日——本！”这一问一答，很快就把会场活跃起来了。雪枫十分高兴地说：“很好，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打日本，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要让我们做亡国奴。我们决不当亡国奴！”他又说：“中国地大人多，朋友多，日本人少地小，朋友少，我们只要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雪枫的讲话，鼓舞人心，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雪枫又到文庙，对扶沟抗训班学员讲了话。在讲话中他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点。他说：“最正确的论点是毛主席提出的持久战。只要坚持持久战，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

第二天下午，雪枫应扶沟县动员委员会的邀请，向抗训班讲了游击战术问题。共讲了三个小时，给扶沟抗训班的学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雪枫在扶沟逗留期间，在百忙中他还抽暇到城隍庙前街路宅拜访了路老伯（庭训的父亲），看望了庭训的夫人及女儿。路老伯请雪枫在家吃了午饭，并特请了扶沟县民运工作团长高光第相陪。席间，雪枫与光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高光第提出，要带一部分青年跟随雪枫同志参加抗日队伍。雪枫高兴地紧紧握住光第的手说：“十天以后，我们就要离开西华去水东了，我在西华欢迎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光第未能如愿。临别时，雪枫又看望了庭训的夫人张桂荣和女儿祖英，并给他们留下了50元钱。他十分关心地说：“庭训不在家，给你留个零用钱，以后有什么困难，可设法告诉我，并望你劝庭训早日回来！”

一九八二年二月

（本文作者路庭训，河南扶沟县人。一九〇九年生。现任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员会筹备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高光第，扶沟县七里河村人。一九〇七年生。现住原籍。）

开封三民医院

樊商云

开封私立三民医院，创办于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五年停办。地址在开封文庙街东口路北。这个医院因创办者都是当时河南医学界的知名人士，虽规模不大，在社会上却颇有影响。医院是由李玉如、郭焱、周靖邦三人创办的，故名三民医院。李玉如，洛宁人，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当时任河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在三民医院主治外科。郭焱，孟津人，德国歌廷根大学医科毕业，获博士学位。当时任河大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在三民医院主治五官科。周靖邦，开封人，北平医专毕业。在三民医院主治内科。另外，还聘请了我和王合五，我负责妇科，王任外科医师。王是南通大学医科毕业。医院还设有调剂员、护士等，有病床二十张。限于设备条件，只能治疗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李、郭、周创办这个医院的目的，是想用“医学救国”的思想，改变当时一些私营诊所、医院的不良风气。所以对医德极为重视，不仅收费合理，而且对赤贫病患者酌情减免收费。由于医院的各科医师医术较高，各有专长，且以救死扶伤为主导思想，所以每日求诊者络绎不绝。名声渐渐传开，不仅城内患者竞相求医，附近农村甚至外县的人亦远道而来。

大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

——天门会

梁心明

前 言

一九二六年，正当北伐胜利进军的时候，在豫北林县兴起了震动豫、晋、冀三省边区的“天门大会”。它虽然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的确是一个农民起义组织。天门会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它在起义时就公开号召农民起来抗粮、抗款、抗捐、抗税，反对官府和豪绅的残酷压迫。随着斗争的发展，它又号召民众“设坛入会”，武装抗拒官军和土匪的抢掠。它严禁使用洋货，吸食毒品。言出法随，说到办到。在天门会统治的地方，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丧魂落魄，土匪销声，盗贼绝迹，一度形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局面。

天门会从一九二三年开始秘密活动，到一九三三年最后失败，有整整十年的历史。它的最盛时期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这段时间里，曾有会员二十余万人（大都是青壮年贫苦农民），波及豫、晋、冀三省二十余县。它攻占了林县、涉县两座县城，正式委派了林县、涉县、辉县三县的县长。在山西省平顺、壶关一带打败过阎锡山的军队，枪挑了晋军一名营长。在河北磁县打

垮了奉军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张作霖没有办法，派人赠送天门会首领韩欲明一把指挥刀及其他珍贵礼品，与之言好求和。冯玉祥也曾派高级参谋前去招安，企图收编。

天门会在兴盛时期，曾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除各派军阀企图拉拢利用外，当时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曾派遣过慰问团，对天门会打奉军的行动表示慰问和支持，天门会也因此派了两名代表到武汉同当时的国民政府进行过接洽。中共河南省委也很重视天门会，曾经两次派遣得力干部打入天门会总团部进行工作，并一度取得韩欲明的信任。

笔者是林县人，从八岁（一九二六年）到十四岁（一九三二年）就生活在林县，对天门会的兴起与失败曾耳闻目睹。我二哥是天门会的一个小头目——分坛坛主，我有机会经常和天门会接触，不仅听到看到的事多，而且对天门会发生了深厚的感情。郝建勋（又名郝东升，林县晋家坡人）同我家是姨表亲戚，二十年代后期，他是中共安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曾两次奉命打入天门会。一九三一年我在县立简师求学，他是军事教员，对我非常器重和喜爱，我对他也很崇敬。后来，县府说他是共党分子，要抓他，他闻风跑了。此事也引起我对天门会的极大兴趣。一九三八年到三九年，我又在中共林、安、汤、淇中心县委工作，有机会对天门会的历史作进一步了解。一九八二年我回林县，又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核实。

关于这篇文稿的资料来源，作以下几点说明：

1. 天门会重大事件及其年月，多以民国年间《重修林县志》第十七卷《杂记》中李见荃著《天门会始末记》为准。

2. 关于天门会起事初期情况、韩欲明本人情况以及枪挑李培英、剿灭郝千金、赶跑薛队长、战胜晋军、占领林县城等，主要

是根据林县东西油村老天门会员座谈会回忆材料整理的。中共林县党史办有一份座谈纪要，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记录的。

3. 关于天门会总团师致国民党函件、关于天门会与土豪劣绅、与奉军、与国民党及河南省农协党团书记萧人鹤的关系等，见一九二七年《向导》报所载子贞四月二十九日写的通信《反奉战争中之豫北天门会》。

4. 关于天门会与共产党的关系，主要是根据纪得贵同志写的回忆材料和马载同志写的回忆录整理的。这两份资料均在中共林县县委党史办保存。纪得贵是磁县人，煤矿工人，当时是磁县、安阳一带的中共特委书记，已去世。马载是安阳武王村人，现在北京某部当顾问。

5. 天门会派代表去武昌参加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见到周恩来等，是当年的代表郭有元讲的，此人还健在，是林县郎垒村人。

天门会产生背景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南方，由于国共合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北方各省，则仍是军阀混战，乱征横派，县知事一年数易，官府豪绅乘机发财，广大人民啼饥号寒。这就是天门会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一九二七年春天天门会总团师致国民党的函件中，提到成立天门会的原因时，这样写道：“近年以来，督军省长……一年之内令纳数年之粮，别立名目，杂捐百征；而军队过境，又毫无纪律，迫民出宅，强住民房，家居（编者按：疑为‘家具’之误。）什物，捣毁一空……而军阀长官置若罔闻，听其自然……；近年景歉收，……地方土匪成群，烧房架票，民不安生”，故“成立天门会以自卫”。

秘密活动

一九二三年，林县城南二十来里油村人郭官林、韩根子（即后来成为天门会总团师的韩欲明）二人开始发起组织天门会。他们信奉的是“文帝上神”。发展会员入会时，要举行入会仪式：先在“文帝上神”牌位前烧香焚表叩头，然后对神发誓，不办坏事，不当坏人，不泄露天机（会中秘密），如有违犯，五雷轰身。他们还宣扬所谓“灵宝大法师印”说是韩根子开荒时从山上刨出来的石印，是天意所赐，要他们替天行道，保佑黎民。开始活动时怕官绅镇压，采取给群众看病，劝人行善，秘密串联，暗中发展会员的方式。后来发展多了，有了相当的力量，就公开宣扬他们能避枪避炮，防匪保家。一九二五年，天门会就成了半公开的会道门组织。这时，天门会与流窜在林县城东二十来里的横水镇一带的舒德合股匪徒发生冲突，并一举打跑了舒德合。这一下天门会出了名。可是郭官林害怕了，生怕天门会这样武干下去，将闯出大祸，连累自己，就不愿干了。经过骨干会员公议，一致拥戴韩根子接替郭官林的首领职务，从此韩根子成了天门会的领袖。

郭官林当时三十多岁，家有十多亩地，几间房子，本人上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字，是个农民，受“三纲五常”封建道理的影响较深，还信仰鬼神，参加过“东圣道”。

韩根子当时二十七八岁，家有老婆和两个孩子，只有两三亩坡地，三间破草房，是个贫穷农民。平时除开荒种地外，还走乡串户，做点木匠、石匠活来养家糊口。据天门会老人们说，此人素有大志，虽不识字，但遇事沉着，很有点谋略；对人和气，不要态度，不摆架子，他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有人犯了会规会法，即使是亲友，也没人敢到他跟前来说情。他有一个本家兄弟韩端阳犯